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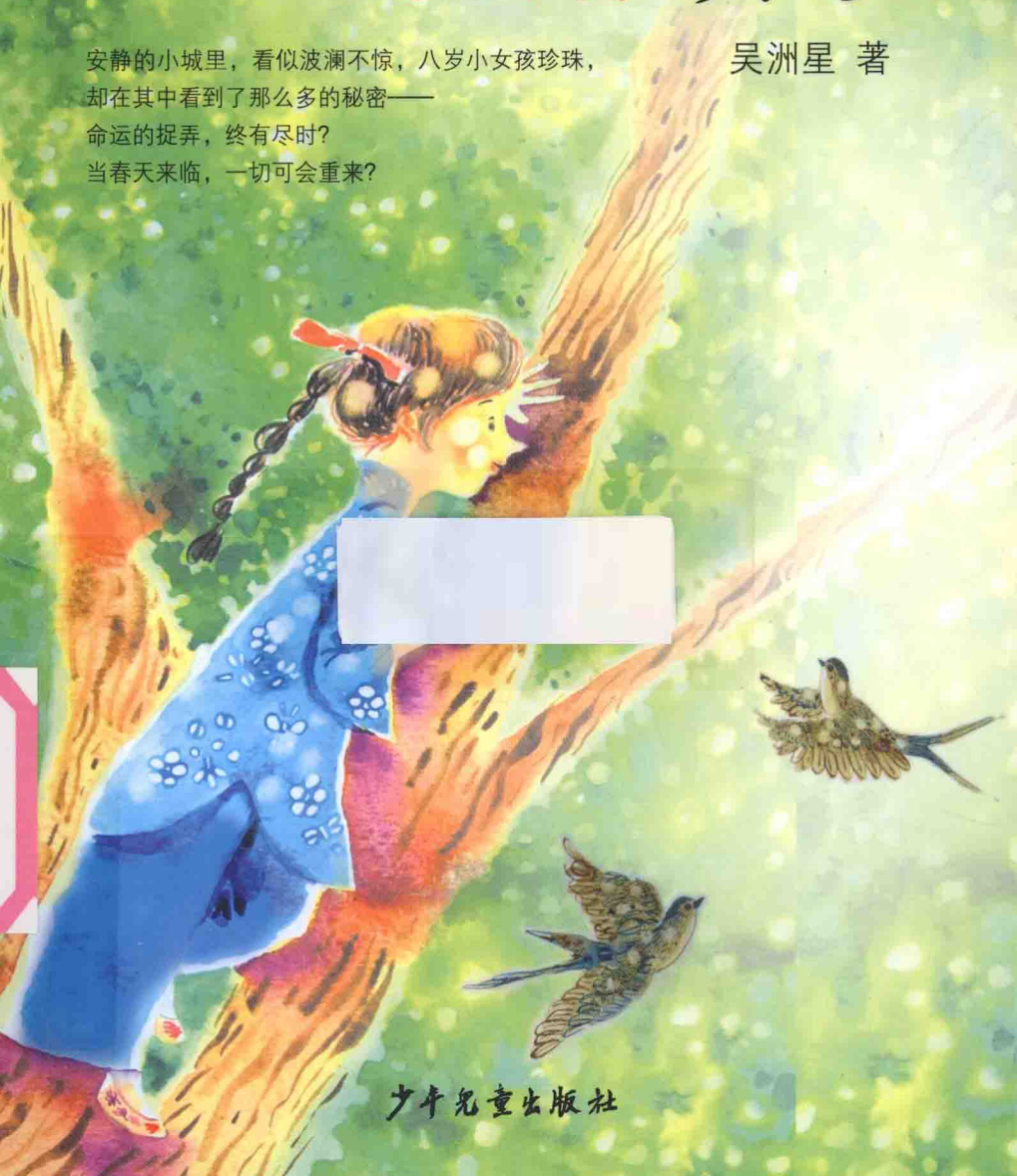


儿 童 文 学 金 榜 名 家 书 系
长 篇 小 说 季

小城故事

吴洲星 著

安静的小城里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八岁小女孩珍珠，
却在其中看到了那么多的秘密——
命运的捉弄，终有尽时？
当春天来临，一切可会重来？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 童 文 学 金 榜 名 家 书 系
.....
长 篇 小 说 季

小城故事

吴洲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城故事 / 吴洲星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7
(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·长篇小说季)
ISBN 978-7-5324-9527-6

I. ①小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603 号



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 (长篇小说季)

小城故事

吴洲星 著

陈 舒 绘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14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527-6/I · 3757

定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序 吴洲星

北方的故事

小时候读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，喜欢得不得了，那些讲述北方老城的故事，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鲜活人物，令人念念不忘。后来又看了电影，电影里小英子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悠远的驼铃、高高的城墙、走街串巷的手艺人……

从此，我便爱上了北方。

我喜欢老北京的胡同，喜欢那小小的四合院，那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：冬天的四合院的墙根子底下堆着垒得高高的白菜，车棚里是成摞的蜂窝煤，窗台上种满花儿：黄月季、红月季、三角梅，一只猫儿轻轻悄悄地从围墙上走过，为的是不惊动院子里打盹的黄狗。院子外面的胡同里，满头银发的老人提着鸟笼在互相打招呼：“嘛去呀？”“遛弯儿呗！”

小时候读老舍先生笔下的老北京故事，便觉得它们是那样的温情，每一个文字都那样地含情脉脉。

我第一次去北京，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应杂志社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，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坐着火车独自去北京。那次去，是在冬天，我身上还穿着薄薄的

衣衫，可是丝毫不觉得冷。晚上的时候一个人跑去看天安门，沿着马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天安门，看到画像里的毛主席在高高的城墙上对我微微笑着。记得那天还买了一串糖葫芦，坐在红墙下吃。吃完糖葫芦又去看了胡同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遇到几棵很高的大树，冬天全落了叶，可我惊讶地发现树上栖息着成百上千只乌鸦（后来才知道乌鸦在以前被当做皇鸟）。那恐怕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乌鸦了，黑压压的，像树上长出的黑叶子，数也数不清。我痴痴地站在树下，仰头看着它们，听见乌鸦飞起的时候，耳边响起的呼啦啦的一片响声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到北京去看天安门，逛胡同，吃亮晶晶的糖葫芦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，简单而又美好。从前的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可是那一天，她仿佛又回到了时光深处，变成了从前那个小小的孩子，满心欢喜地在北京夜晚的街上跑着，小小的心得到了深深的满足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北京，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。杂志社在六环外，我在单位附近租了间屋子。屋子很



小，只有十几平米，没有厨房，卫生间也是和别人合用的，唯一的好处是在十多层的高楼上，视野很开阔。居住条件有点儿艰苦，不过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。小到锅碗瓢盆，大到衣柜、电磁炉，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精挑细选来的，我把从市场淘到的一块好看的小碎花布，铺在一张问房东要来的破沙发上，在沙发上看书。傍晚的时候，在阳台上做饭，一边做饭一边看窗外的风景，看着夕阳徐徐地坠到高楼的后面去。

不上班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满京城地跑，常常坐地铁，从北京的这头跑到北京的另一头，去大观园看林妹妹的潇湘馆，去故宫看皇上坐过的龙椅，在南锣鼓巷吃豌豆黄和驴打滚，骑车到后海听酒吧里的歌手唱歌。

总是一个人，也不觉得孤单。日子过得也很快乐。

晚上回家后，就在屋子里写故事，一直写到深夜。这部小说，便是在那时候写完的，整整一年。

我在北方，写了一个和北方有关的故事，也算是一种对北方的记忆吧。

一年后，我回家了，以为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城市了。

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男孩子，会说相声，喜欢讲故事。有一天，他说要来看我，那时候还没有开通高铁，他真的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看我。清晨从北京出发，到了宁波，已是晚上了。夜幕中，我在火车站出口等他，闹哄哄的人群里，我看到了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孩子，背着一个挎包从人群里朝我走来。

我带他参观当地的景点，带他去吃海鲜，他在街上走的时候，说：“你们这儿的街道真小，北京的要比这大多了，三倍！”

他给我说相声，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教我说儿化音，有一句是“大清早儿，我起来，吱儿吱儿喝酒，嘎嘣儿嘎嘣儿吃豆”。我故意说成：“大青枣，我起来，吱吱喝酒，嘎嘣嘎嘣次豆。”说完我自己也哈哈笑。

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和我谈一场恋爱吧。”

再后来，我真的又去了北方。

我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三合院里，和四只狗、一只猫还有一只兔子一起生活。院子里有矮矮的薄荷，高高的牵牛花。



春天的时候，院子里的杏花开了。我坐在台阶上，想着遥远的南方，我的狗大黄走过来，拿脑袋蹭蹭我。

我的心温柔地伤感起来。

过不了多久，我所住的这个三合院就要被拆掉了，老胡同也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起来了，那些胡同里的人和老故事，也要被渐渐遗忘了。

我始终记得《城南旧事》里那个伤感的结尾，小英子小学毕业那年，爸爸去世了。

得知那个噩耗，“我把小学毕业文凭，放到书桌的抽屉里，再出来，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。走过院子，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，我默念着：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”。

小英子长大了，那些不为人知的老故事也渐渐湮没在了城市文明的高楼里。但是在我心里，它们始终占据了一块地方，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动人地生长着，等待着有一天我用笔将它们记录下来。

目 录

下雪了 / 001

奶奶 / 004

杨妈的忧愁 / 008

银月 / 014

桃树 / 022

桃木梳 / 030

爬树 / 035

燕窝 / 043

周荣挨打 / 050

银月的亲事 / 056

神秘的礼物 / 068

春杏来了 / 073

两封信 / 081

娘的秘密 / 085

房门前的身影 / 091

裹脚 / 096

雪人化了 / 104

云生回来了 / 110

杏姨 / 114

云生的烦恼 / 119

被人修葺的坟墓 / 124

跟踪 / 128

阁楼 / 135

红鞋 / 148

深夜哭声 / 155

照片中的女子 / 161

出逃 / 165

秋官 / 172

识字 / 181

乞丐 / 187

故人 / 192

真相 / 196

小燕子回来了 / 200



下雪了

立冬那天夜里，下了第一场雪，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到临潼这个小县城。在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家畜家禽都在睡梦里的时候，雪花就悄悄地从天上下来了。数不尽的雪花，飘飘洒洒，直到把整个临潼覆盖上了一床松软雪白的新被，这才停了。

这天早上，八岁的珍珠醒来，她睁开眼睛，觉得这一天和平常有些不一样。虽然没有点灯，可是屋子里的光，比哪一天都来得亮，像穷人家每逢过年时便会在墙

上糊上一层白纸，屋子就立刻变得明朗亮堂起来了。

珍珠躺在被窝里想了想，忽然想到什么，急忙把小脑袋从被窝里探出来。她往窗户上一瞅，嗨！对面蒋家的屋顶上白茫茫一片，原本鱼鳞般整齐的黑瓦片，如今盖上了一层积雪，像一夜之间，所有的黑鱼都被白密的雪花盐腌成了咸鱼。

珍珠在被子里往上拱了拱，正好看到了蹲在蒋家屋顶正脊上的那只望兽。望兽的头顶也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像戴了一顶白帽子，显得滑稽可笑。然后珍珠想到，自己家的屋顶上一定也是白茫茫一片了。

从前大户人家的房子都是那样，一走进去，就是宽敞的正房，前面有一个天井，衔接左右厢房，后面还有一个挺宽敞的后花园。黄家和蒋家一样，都是祖上留下的老宅子。两家离得也挺近，就隔了一条街，走几步就到了。

蒋家和黄家从前都是大户，两家又是世交，交情很好。蒋老太爷和珍珠的爷爷从小一起念书，后来又一起到京城里谋事。珍珠的爷爷在衙门里做官，而蒋老太爷家世代学医，在京城名声很大。小小的县城出了两个大人物，临潼的人把蒋老太爷和珍珠的爷爷叫做一对“麒麟子”。后来，珍珠的爷爷告老还乡，而蒋老太爷留在了京城，只有每年清明祭祖的时候才回到临潼来。

每次蒋老太爷回临潼的时候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前面



锣鼓开道，后面八抬大轿里坐着蒋老太太，要多风光有多风光。据临潼的老人回忆说，那时鞭炮的红纸屑堆积在地上，足有好几厘米厚，把地面都掩盖住了。

临潼的人每逢谈到蒋老太爷的时候，都说他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，谁都没想到他不久后以特殊的方式回到了临潼。那一年，京城大乱，有一天夜里，一伙人冲进蒋老太爷的别院，打家劫舍，杀死了蒋老太爷。蒋老太太因为带着一双儿女去走亲戚，这才避过了劫难。临潼的老人说起这件事，便说：“树大招风，飞来横祸。”

蒋老太爷死后，蒋老太太扶着棺材，带着一双儿女又回到了临潼，勉力度日。当初蒋老太太回到临潼的时候，黄家也曾给了他们很多帮助，只是珍珠的爷爷过世后，两家忽然就冷落下来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珍珠自然也不知道，她只知道奶奶不喜欢她去蒋家，有时候她去找蒋家的大小姐银月玩，奶奶知道了会沉下脸来，珍珠于是便悄悄的，不让奶奶知道，反正她几乎不出房门。

如今的蒋家儿子继承祖业，在街上开了一家药店，虽然家道中落，不似从前那般光景了，可是门口的石狮子还依旧摆在那里。



奶 奶

正房那边隐隐地传来了咳嗽声，珍珠便知道奶奶已经醒了。

奶奶六十多岁，身子骨还硬朗得很。她抽大烟，且抽得很凶，因为长期抽大烟的缘故，一双手被烟熏得焦黄，就算搽再多的香皂也洗不掉。每天，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清理肺腔，把老痰一口一口咳出来，吐在白瓷的痰盂里。

只要听见奶奶一咳嗽，珍珠就知道她要起床了。奶



奶家教严厉，见不得后辈起得比她晚，在她眼里睡懒觉和好吃懒做、好逸恶劳一样，都是败家子相，她常说：“你爷爷那会儿，三更天就起来背书温习了，哪像你们，睡到鸡叫了还不起。”

珍珠家有个小小的祠堂，祠堂里挂着许多画像。珍珠知道，那些“住”在画像上的人都是黄家的先人，爷爷也在里面。每到祭祀的时候，黄家老老小小都要到祠堂里对着那些画像磕头、跪拜。珍珠很怕到里面去，因为她怕看见那些画像上的人。画像上的每个人都盯着她，板着脸，一点儿笑容也没有。珍珠在里面找过奶奶一直挂在嘴上、开口闭口说的爷爷。可是画上的人千篇一律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般。后来杨妈把其中一张画像指给她看，说那就是爷爷。可是珍珠失望地发现爷爷脸上也没有笑容，像画像上的其他人那样板着脸。她想：爷爷为什么不笑呢？一定是从前读书读得太苦了吧，都没睡够！难怪不笑呢。

按照珍珠的理解，只有变成画像上的人了，脸才是刻板板的，没有一点儿笑容。可是奶奶的脸也和那些画像上的人一样，常年板着，很少见到她笑。画像总归是画像，若是不想看见，就不去看它好了，就像珍珠很少到祠堂里去。可是奶奶是活生生的人，会呼吸，会说话，还会发脾气！那样一张脸，还发脾气，多么可怕。

珍珠有些害怕奶奶。不但珍珠怕她，家里的每个人都对奶奶有点畏惧。爹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她请安，所以他得起得比奶奶还要早。每天一大早爹就站在奶奶的屋子外头，等奶奶醒来，请了安，他才去衙门。爹在衙门里做事，是文员，算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了，可是在奶奶面前，爹从来都是唯唯诺诺的。奶奶说一，他从来不说二。

珍珠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喜歡爹，她只知道奶奶向来不太喜欢娘，大概因为娘没有给黄家生下一个男孩。娘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，原本就有哮喘，在生下珍珠那年又得了产褥热，从那以后就一直躺在床上，汤药不断。

娘的病一直不见好转，好几次，在送走来给娘看病的大夫后，爹一个人怅然若失地站在门口，那孤单的背影让珍珠见了都觉得难过。珍珠知道爹爱娘，好几次奶奶提起要给爹讨二娘，爹都不肯。爹向来很听奶奶的话，唯独这件事情上，他的态度很坚决。这大概是爹唯一一件忤逆奶奶的事吧？也许正是这事，惹得奶奶不高兴了。

奶奶不喜欢爹，也不喜欢娘，可是对珍珠呢，珍珠自己也说不上来。按说自己不是男孩，她一定不喜欢自己。可是有时候奶奶却对她宠得不像话，可以说是溺



爱。要是一时半会儿没看见珍珠，奶奶就要叫唤了：“珍珠呢，珍珠到哪里去了？”就要差杨妈到处去找。有一回，珍珠故意躲在柜子里不出来。杨妈出去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奶奶急得从床上下来，绣花鞋也顾不上穿，就踮着一双小脚，一摇一摆地往外走。奶奶床前的那双绣花鞋永远都是崭新的，连鞋底也是干干净净的。一年到头，她除了过年祭祀那天下过地，就再也没下过床，连吃饭都是在床上。可是奶奶为了找她，居然从床上下来了，珍珠这才知道奶奶是真的在乎她呢！

可是，就因为奶奶太在乎自己，反倒让珍珠心里觉得有些胆怯。她感觉到奶奶把自己看得很牢很牢，好像怕她随时会丢失似的。有一年夏天的午后，珍珠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她被杨妈抱到奶奶的屋子，在奶奶的床上睡着了，等她蒙蒙眈眈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奶奶正坐在炕上，一边抽着大烟一边斜着眼盯着她看呢。昏暗的房间里，奶奶的脸看上去阴郁而陌生。珍珠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连忙闭上眼睛装睡。尽管闭着眼睛，她也能感觉到奶奶在盯着自己。珍珠不知道奶奶在看什么，难道怕她会溜走，所以不放心，连她睡觉也要在边上盯着？珍珠不知道，她只觉得异常恐怖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敢在奶奶的床上睡了。